

新唐書糾謬
困學紀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吉林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海天出版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考證類

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海天出版社

目次

書名	卷次	頁次	作者
新唐書糾謬	卷一—卷二〇		宋・吳縝撰
卷首		二七九—一	
卷一 一曰以無爲有		二七九—八	
卷二 二曰似實而虛		二七九—一二	
卷三 三曰書事失實		二七九—一七	
卷四 四曰自相違舛		二七九—二四	
卷五 五曰年月時世差互		二七九—三六	
卷六 六曰官爵姓名謬誤		二七九—四四	
卷七		二七九—五九	

書名	卷次	頁次	作者
七曰世繫鄉里無法 卷八 八曰尊敬君親不嚴 卷九 九曰紀誌表傳不相符合 卷一〇 一〇曰一事兩見而異同不完 卷一一 一一曰載述脫誤 卷一二 一二曰事狀叢複 卷一三 一三曰宜削而反存 卷一四 一四曰當書而反闕 卷一五 一五曰義例不明 卷一六		二七九—六三 二七九—六五 二七九—八〇 二七九—九三 二七九—一〇四 二七九—一二五 二七九—一二八 二七九—一二三 二七九—一二六	

書名	卷次	頁次	作者
一六曰先後失序	卷一—卷二〇	二七九—一二九	宋·王應麟撰
卷一七			
一七曰編次未當		二七九—一三二	
卷一八			
一八曰與奪不常		二七九—一三三	
卷一九			
一九曰事有可疑		二七九—一三九	
卷二〇			
二〇曰字書非是			
困學紀聞			
卷首		二七九—一五三	
卷一		二七九—一五九	
易		二七九—一八一	
卷二		二七九—一二一	
書		二七九—二三三	
卷三			
詩			
卷四			

書名	卷次	頁次	作者
周禮 卷五 儀禮 禮記 大戴記 樂 卷六 春秋 左氏傳 卷七 公羊傳 穀梁傳 論語 孝經 卷八 孟子 小學 經說 卷九 天道 歷數 卷一〇 地理 諸子 卷一一 考史 史記正誤 卷一二 考史 卷一三		二七九—二五二 二七九—二七八 二七九—三〇九 二七九—三二五 二七九—三四七 二七九—三五八 二七九—三八六 二七九—四〇五 二七九—四一七	

書名	卷次	頁次	作者
考史 卷一四 考史 卷一五 考史 卷一六 考史 卷一七 評文 卷一八 評詩 卷一九 評文 卷二〇 雜識		二七九—四三二 二七九—四四五 二七九—四五七 二七九—四七三 二七九—四八二 二七九—五〇一 二七九—五一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新唐書糾謬卷一至三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

新唐書糾謬二十門目錄

第一卷

一曰以無為有

第二卷

二曰似實而虛

第三卷

三曰書事失實

欽定四庫全書

新唐書糾謬
目錄

第四卷

四曰自相違舛

第五卷

五曰年月時世差互

第六卷

六曰官爵姓名謬誤

第七卷

七曰世系鄉里無法

第八卷

八曰尊敬君親不嚴

第九卷

九曰紀志表傳不相符合

第十卷

十曰一事兩見而異同不完

第十一卷

十一曰載述脫誤

欽定四庫全書

新唐書糾謬
目錄

二

第十二卷

十二曰事狀叢複

第十三卷

十三曰宜削而反存

第十四卷

十四曰當書而反闕

第十五卷

十五曰義例不明

第十六卷

十六曰先後失序

第十七卷

十七曰編次未當

第十八卷

十八曰與奪不常

第十九卷

十九曰事有可疑

欽定四庫全書

新唐書糾謬
目錄

三

第二十卷

二十曰字書非是

臣等謹案新唐書糾謬十八卷宋吳縝撰縝

字廷珍成都人嘗以朝散郎知蜀州後歷典

數郡皆有惠政其著此書專以駁正新唐書

之訛誤凡二十門四百餘事初名糾謬後改

為辯證而紹興間長樂吳元美刊於湖州仍

題為糾謬故至今沿其舊名王明清揮塵錄

稱歐陽修重修唐書時鎮嘗因范鎮請預官

屬之末修以其年少輕佻拒之鎮鞅鞅而去

及新書成乃指摘瑕疵為此書晁公武嘗引

張九齡為相事謂其誤有詆訶今觀其書實

不免有意掊擊如第二十門字書非是一條

至歷指偏傍點畫之訛以譏切修等大都近

於吹毛索癰然歐宋之作新書歐主褒貶宋

主文章而於故事考證頗踈抵牾踏駁本自

欽定四庫全書

新唐書糾謬
目錄

四

不少鎮自序中所舉八失原亦深中其病不

可謂無裨史學也今世所行刊本第二十卷

柳宗元傳至蘇定方傳凡六條皆全脫而錯

入第六卷郭潛曜姓不同以下四條之文重

複舛誤已非完書獨兩淮所進本尚屬南宋

舊槧其柳宗元傳六條原文具在謹據以訂

正焉乾隆四十年十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新唐書糾謬
目錄

五

新唐書糾謬原序

史才之難尚矣游夏聖門之高弟而不能贊春秋一辭自秦漢迄今千數百歲若司馬遷班固陳壽范曄之徒方其著書之時豈不欲曲盡其善而傳之無窮然終亦未免後人之詆斥至唐獨稱劉知幾能於修史之外毅然奮筆自為一書貫穿古今譏評前載觀其以史自命之意殆以為古今絕倫及取其嘗所論著而考其謬戾則亦無異於前人由是言之史才之難豈不信哉必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新唐書糾謬序

編次事實詳畧取捨褒貶文采莫不適當稽諸前人而不謬傳之後世而無疑粲然如日星之明符節之合使後學觀之而莫敢輕議然後可以號信史反是則篇帙愈多而譏讎愈衆奈天下後世何我宋之興一祖五宗重熙累洽尊儒敬道儲思藝文日以崇廣學校修纂文史為事故名臣綴緝不絕於時前朝舊史如唐書洎五代實錄皆已修為新書頒于天下其間惟唐書自頒行迨今幾三十載學者傳習與遷固諸史均焉縝以愚昧

從公之隙竊嘗尋閱新書間有未通則必反覆參究或舛駁脫謬則筆而記之歲時稍久事目益衆深怪此書抵牾穿穴亦已太甚揆之前史皆未有如是者推本厥咎蓋修書之初其失有八一曰責任不專二曰課程不立三曰初無義例四曰終無審覆五曰多採小說而不精擇六曰務因舊文而不推考七曰刊修者不知刊修之要而各徇私好八曰校勘者不舉校勘之職而惟務苟容何謂責任不專夫古之修史多出一家故司馬遷

欽定四庫全書

新唐書糾謬序

班固姚思廉李延壽之徒皆父子論譔數十年方成故通知始末而事實貫穿不抵牾也惟後漢東觀羣儒纂述無統而前史譏之况夫唐之為國幾三百年其記事亦已衆矣其為功亦已大矣斯可謂一朝之大典舉以委人而不專其責則宜其功之不立也今唐史本一書也而紀志表則歐陽公主之傳則宋公主之所主既異而不務通知其事故紀有失而傳不知如膠東郡公道彥等紀書降封縣公而傳乃傳有誤而紀不見如朱宣傳叙天平節度使止有四人而紀則有

七人 豈非責任不專之故歟何謂課程不立夫修一朝

之史其事匪輕若不限以歲月責其課程則未見其可

嘗聞修唐書自建局至印行罷局幾二十年修書官初

無定負皆兼洫它務或出領外官其書既無期會得以

安衍自肆苟度歲月如是者將十五年而書猶未有緒

暨朝廷訝其淹久屢加督促往往遣使就官所取之於

是乃倉猝牽課以書來上然則是書之不能完整又何

足怪豈非課程不立之故歟何謂初無義例夫史之義

欽定四庫全書

新唐書糾謬

三

例猶網之有綱而匠之繩墨也故唐修晉書而敬播令

狐德茶之徒先為定例蓋義例既定則一史之內凡秉

筆者皆遵用之其取捨詳畧褒貶是非必使後人皆有

考焉今之新書則不然取彼例以較此例則不同取前

傳以比後傳則不合詳畧不一

如中宗紀前與諸帝紀不同諸帝紀亦自詳畧

不同去取未明

如皇太子改名并誕節名及上壽皆不書而上尊號則書之類

內為體各殊豈非初無義例之故歟何謂終無審覆方

新書來上之初若朝廷付之有司委官覆定使詰難糾

駁審定刊修然後下朝臣博議可與未可施用如此則

初修者必不敢滅裂審覆者亦不敢依違庶乎得為完

書可以傳久今其書頒行已久而踈謬舛駁於今始見

豈非終無審覆之故歟何謂多採小說而不精擇蓋唐

人小說類多虛誕而修書之初但期博取故其所載或

全篇乖牾

如代宗母吳皇后傳之類

豈非多採小說而不精擇之故

歟何謂務因舊文而不推考夫唐之史臣書事任情者

多矣

如吳兢書魏齊公事可以推知當日史臣書事與奪止在其筆端又如辛雲京自立而傳止稱其朝

欽定四庫全書

新唐書糾謬

四

命李德裕執政增修其父吉甫美事之類

安可悉依徇而書今之新書乃殊

不參較但循舊而已故其失與唐之史臣無異

如太宗放死囚

三百九十八人義陽宣城公主四十不嫁之類

豈非務因舊文而不推考之故歟何謂刊修者不知刊修之要而各徇私好夫為史之

要有三一曰事實二曰褒貶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

書斯謂事實因事實而寓懲勸斯謂褒貶事實褒貶既

得矣必資文采以行之夫然後成史至於事得其實矣而褒貶文采則闕焉雖未能成書猶不失為史之意若

乃事實未明而徒以褒貶文采為事則是既不成書而又失為史之意矣新書之病正在於此其始也不考其虛實有無不校其彼此同異修紀志者則專以褒貶筆削自任修傳者則獨以文辭華采為先不相通知各從所好其終也遂合為一書而上之故今之新書其間或舉以相校則往往不啻白黑方圓之不同是蓋不考事實不相通知之所致也斯豈非刊修者不知其要而各徇私好之故歟何謂校勘者不舉校勘之職而惟務苟容方新書之來上也朝廷付裴煜陳薦文同吳申錢藻使之校勘夫以三百年一朝之史而又修之幾二十年將以垂示萬世則朝廷之意豈徒然哉若校勘者止於執卷唱讀案文讐對則是二三胥吏足辦其事何假文館之士乎然則朝廷委屬之意重矣受其書而校勘者安可不思必也討論擊難刊削繕完使成一家之書乃稱校勘之職而五人者曾不聞有所建明但循故襲常惟務啗嘿致其間訛文謬事厯厯具存自是之後遂頒

欽定四庫全書

新唐書糾謬

五

之天下矣豈非校勘者不舉其職而惟務苟容之故歟職是八失故新書不能全美以稱朝廷纂修之意愚每感憤歎息以為必再加刊修乃可貽後況方從宦巴峽僻陋寡聞無他異書可以考證止以本史自相質正已見其然意謂若廣以它書校之則其穿穴破碎又當不止此而已也所記事條叢雜無次艱於檢閱方解秩還朝舟中無事因取其相類者畧加整比離為二十門列之如左名曰新唐書糾謬謂擿舉其謬誤而已膚淺之

欽定四庫全書

新唐書糾謬

六

見烏足貽之同志姑授之巾笥以便尋繹而備遺忘云元祐四年己巳歲八月望日夷陵至喜亭咸林吳縝序

進新唐書糾謬原表

臣鎮言準尚書省劄子節文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侍讀胡宗愈奏昨蒙恩命侍讀邇英竊慮將來當次讀唐書按新唐書乃歐陽修宋祁據舊史所撰修與祁皆當世名儒所撰唐書亦雜採諸家異說修撰帝紀表志而祁為列傳各據所聞商略不同故其所書事迹詳略先後不免或有差誤竊見左朝散郎前知蜀州吳鎮撰成新唐書正謬分二十門是正差誤伏望

欽定四庫全書

新唐書糾謬表

聖慈指揮下本官令繕寫進呈取進止三省同奉聖旨許修寫投進者唐家新史久模印以頒行蜀地輒生忽著書而竊議邇臣建請睿旨俯從祇奉詔文伏深兢惕臣鎮誠惶誠懼頓首臣竊惟唐室最近聖朝著紀者將三百年傳世者凡二十帝其國家興衰之迹及君臣治亂之端賢人君子功名德業之成元惡大姦禍敗破亡之明鑑簡編叢夥慙混淆訖于末年未有完史暨五季天福之際有大臣趙瑩之徒綴緝舊聞次序實錄草

創卷帙粗興規模摹僅能終篇聊可備數斯蓋時異光華

之旦人非宏傑之才辭采不足以發揮幽潛書法不足以聳動觀聽紀述取捨乖戾舛差我仁宗皇帝所以臨文咨嗟當宁感歎思成書於盛際冀垂憲於永年申命名儒博招時彥訪朝紳之撰述發策府之秘藏無使逸遺悉歸采掇討論潤色積十有七年刪削增多成二百餘卷然而篇第浩博事條猥并刊修之官既分編集之員不一好尚各異責任靡專記事止於筆端定論出於

欽定四庫全書

新唐書糾謬表

言下曾不參考了無適從善惡多相異之辭紀傳有不同之事虛實詳略年月姓名闕漏複重牴牾駁雜既布傳之已久但習用而莫知臣雖至愚常切私憤從吏之暇披卷以尋歲月寢深瑕類愈見恭惟仁祖可謂聖時集當世之名臣成前朝之大典期示萬載自為一家豈容方來復有異論臣是以夙夕興念啓處不遑欲昧死以開陳願據文而刊正方將具藁已睹奏封敢謂皇帝陛下曲賜允從許令寫進綸言炳耀貴私室以生光管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一萬一千二百九十二

子部

新唐書糾謬卷一

宋 吳縝 撰

一曰以無為有

代宗母吳皇后傳

李吉甫謀討劉闢

劉闢拒却頡利

馬璘擊潰史朝義兵

裴巨卿實孝謹無傳而云有傳

欽定四庫全書

新唐書糾謬
卷一

代宗母吳皇后傳

肅宗章敬吳皇后傳云后幼入掖廷肅宗在東宮宰相
李林甫陰謀不測太子內憂鬢髮班禿後入謁玄宗見
不悅因幸其宮顧庭宇不汎掃樂器塵蠹左右無嬪侍
帝愀然謂高力士曰兒居處乃爾將軍巨使我知乎詔
選京兆良家子五人虞侍太子力士曰京兆料擇人得
以藉口不如取掖廷衣冠子可乎詔可得三人而后在
中因蒙幸忽寢厭不寤太子問之辭曰夢神降我介而

見迂踈瀆宸聰而增懼自量不避難逭嚴誅仰白睿慈
特垂矜貸其上件文字初名新唐書正謬尋以未嘗刊
正止是糾擿謬誤而已遂改為新唐書糾謬凡二十門
為二十卷已修寫了畢謹隨表附遞上進以聞臣縝誠
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紹聖元年九月日左朝散郎前知蜀州軍州事臣吳縝
上表

欽定四庫全書

新唐書糾謬
表

三

劍決我脅以入殆不能堪燭至其文尚隱然生代宗為嫡皇孫生之三日帝臨澡之孫體孱弱負姆嫌陋更取他宮兒以進帝視之不樂姆叩頭言非是帝曰非爾所知趣取兒來於是見嫡孫帝大喜向日視之曰福過其父帝還盡留內樂宴具顧力士曰可與太子飲一日見三天子樂哉后性謙柔太子禮之甚渥

今案本紀代宗以大厯十四年崩時年五十三是歲已未推其生年實開元十五年丁卯歲而李林甫以

欽定四庫全書

新唐書糾謬
卷一

二

開元二十年方為宰相且案林甫本傳其未為相之前亦無謀不測以傾東宮之事此其證一也又案開元十五年太子瑛尚居東宮至二十五年瑛始廢二十六年六月肅宗方為太子是歲戊寅則代宗已年十二矣此其證二也且肅宗既為太子其宮室之內汎掃庭宇整飾樂器宜各有典司玄宗既臨幸其宮則主者當掃洒整飾以為備豫豈有乘輿方至而有司恬然不加嚴飾除治以俟之者乎就如肅宗誠憂

林甫構扇不測則懷危懼不過中自隱憂而已何豫於掌灑掃典樂器之人而亦不舉其職歟此其證三也代宗既於玄宗為嫡長孫而又生之三日玄宗親臨澡之其事體亦已不輕彼負姆者遽敢率爾取它兒易之上欺人主下易皇孫靜尋其言有同戲劇雖人臣之家亦不至是况至尊之前乎此其證四也由是言之則吳后傳中所言虛謬可見蓋出於傳聞小說增飾之言不足取信於後世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新唐書糾謬
卷一

三

李吉甫謀討劉闢

李吉甫傳云遷中書舍人劉闢拒命帝意討之未決吉甫獨請無置宜絕朝貢以折姦謀高崇文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并州兵與崇文趨果閬以攻渝合吉甫以為非是請起宣洪斬鄂強弩兵擣三峽之虛崇文懼舟師成功人有鬪志帝從之由是崇文悉力劉闢平吉甫謀居多

今案杜黃裳傳云劉闢叛唯黃裳固勸不赦又嚴綬

傳云劉闢叛綬建言天子始即位不可失威請必誅由是言之劉闢之叛杜黃裳嚴綬亦皆請必誅非獨吉甫請無置此其證一也又嚴綬傳云綬為河東節度使劉闢反綬請選銳兵遣大將李光顏助討賊平之又高崇文傳云崇文討劉闢西自閬中出卻劍門兵解梓潼之圍鹿頭山南距成都一百五十里扼二川之要闢城之旁連八屯以拒東兵崇文破賊于城下明日戰萬勝堆堆直鹿頭左使驍將募死士奪而

欽定四庫全書

新唐書糾謬

四

有之下瞰鹿頭城凡八戰皆捷賊心始搖大將阿跌光顏即李光顏也後期懼罪請深入自贖乃軍鹿頭西斷

賊糧道賊大震其將仇良輔舉鹿頭城降遂趣成都闢走追禽之又案嚴礪傳劉闢反時礪為山南節度使今吉甫傳乃云崇文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并州兵且鹿頭距成都止一百五十里并州之兵與李光顏是時已皆在其行久矣今乃始云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并州兵無乃太後時歟此其證二也且嚴綬

傳自劉闢初反綬即建請自河東選兵遣將助討賊今此乃以為山南節度使嚴礪即其誤可知此其證三也且鹿頭之距成都纔一百五十里而果閬渝合皆在成都五七百里之外今崇文既已圍鹿頭則其城乃必爭之地而賊方危破之秋是不可緩頃刻而退尺寸之際也今乃云崇文圍鹿頭未下礪請出并州兵與崇文趨果閬以攻渝合如此則是鹿頭將拔賊勢已敗而礪乃始建請出并州兵吉甫方欲起宣

欽定四庫全書

新唐書糾謬

五

洪斬鄂強弩不唯其時日已太遲緩乖牾而其所指又皆捨近而之遠殊非兵家攻取之要此昭然可見其謬其證四也吉甫既以起并州兵入蜀為非是而請起宣洪斬鄂強弩兵擣三峽之虛使崇文懼舟師有功而悉力然案諸人傳則并州之兵自初伐叛即與崇文偕至卒以成功而宣洪斬鄂之兵不聞有自三峽進者而闢亦就禽然則吉甫所謀竟無毫髮之效其證五也案杜黃裳傳云劉闢叛唯黃裳固勸不